

# 論法蘭西“民族教師” 拉維斯的鑄造國族事業\*

曾曉陽

---

[提 要] 在近現代法蘭西民族國家構建史上,著名歷史學家和教育家埃爾內斯·拉維斯留下了法蘭西“民族教師”的美名。拉維斯以法蘭西民族復興和國家崛起為學術研究和教育事業的目標。他調整學術研究方向,專注法蘭西民族史研究,主編出版鴻篇巨制《法國史》。同時,他還將其教育事業的一部分重心從高等教育轉移至初等教育領域,為初等學校學生編寫了一系列教科書,其中“小拉維斯”系列歷史教科書影響尤為深遠。拉維斯的學術研究和教育事業,呈現出強烈的鑄造國族和建構國家記憶的特點,彰顯出知識分子在民族國家的構建和鞏固進程中所應並所能擔負的社會政治責任。

[關鍵詞] 近現代法國 民族認同教育 國家認同教育 初等教育 教科書

[中圖分類號] K565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0874 - 1824 (2020) 04 - 0181 - 08

---

在近現代法蘭西民族國家構建史上,著名歷史學家和教育家埃爾內斯·拉維斯(Ernest Lavisse, 1842-1922)留下了法蘭西“民族教師”(instituteur national)<sup>①</sup>的美名。法國學界高度評價拉維斯在歷史研究和教育事業上表現出的強烈愛國情懷。雅克·奧祖夫和莫娜·奧祖夫將拉維斯與同時代以愛國著稱的激進共和派領袖萊昂·甘必大(Léon Gambetta)相比擬,讚譽拉維斯為“教育界的甘必大”(Gambetta de la pédagogie)<sup>②</sup>。阿瑪維<sup>③</sup>、莫利耶<sup>④</sup>、杜穆蘭<sup>⑤</sup>、勒杜克<sup>⑥</sup>、布爾東<sup>⑦</sup>等也強調拉維斯編著的歷史教科書注重民族認同教育和愛國主義教育。筆者在爬梳拉維斯生平資料的過程中,注意到拉維斯對自己的學術研究方向和教育事業重心做過重大調整,他從研究德國歷史轉而研究法國歷史,還將教育事業的一部分重心從高等教育領域調整到初等教育領域。這兩大調整,折射出普法戰爭和法國社會政治狀況對拉維斯思想和事業的深刻影響,同時,也為我們考察知識分子在民族國家構建和鞏固進程中所應並所能擔負的社會政治責任,提供了一個獨特的視角。

---

\* 本文係國家社科基金一般項目“近代法國‘共和民族’認同思想構建與教育實踐研究(1789—1914)”(項目號:16BSS042)的階段性成果。

## 一、為民族之崛起而治史

法國大革命以降，法國政體歷經嬗變，君主制、共和制、帝制交替出現，長期的政體之爭將法國民眾分裂為支持舊制度或支持共和制的“兩個法國”。民族分裂危機嚴峻，民族統一和政治統一問題於是成為整個 19 世紀法國社會政治生活的中心問題，同時也引起學界高度關注，法蘭西民族史論頻現。著名歷史學家茹爾·米什萊(Jules Michelet)就致力重寫法蘭西民族史，他指出當下法蘭西民族最重要的時代使命就是建構“一個民族、一個祖國、一個法國”，而教育是培養民族情感和國家意識最重要的途徑，強調：“政治的首要部分是什麼？是教育。第二部分是什麼？是教育。第三部分呢？還是教育。”<sup>⑧</sup>米什萊的主張體現出他將法蘭西民族與國家融為一體，視法蘭西民族為“國家民族”。米什萊的這一國族觀和教育思想，對近現代法國史學界影響深遠，其中便包括拉維斯。拉維斯曾回憶，自己在學生時期便閱讀了米什萊的全部著作，稱米什萊為自己的“重要導師”。<sup>⑨</sup>

1865 年，拉維斯以優異成績從巴黎高等師範學院畢業並獲得歷史學教師資格，隨後進入著名的亨利四世中學任教。第二帝國教育大臣、歷史學家維克多·杜希(Victor Duruy)十分欣賞拉維斯的才華，聘其為教育部辦公室秘書。1868 年，杜希又向拿破侖三世引薦拉維斯擔任皇太子的家庭教師。次年，年僅 27 歲的拉維斯升任教育部辦公室主任，政治前途可謂一片光明。然而，僅僅一年後，第二帝國便在普法戰爭中崩潰。這對拉維斯而言，無疑是一個沉重的打擊。1871 年，為解開帝國轟然傾覆和強鄰猛然崛起之謎，拉維斯辭職赴德研修德國史。他在向教育部遞交的辭呈中寫道：“我的不幸無人可比，我永遠無法釋懷。我致力民族復興的決心也無人能及。”<sup>⑩</sup>

拉維斯在德國研習三年，完成博士論文《阿斯卡尼亞王朝時期勃蘭登堡的發展》，論文的副標題“論普魯士王國的一個起源”反映出拉維斯意在探究普魯士王國崛起的深層原因，從中尋覓可資法國借鑒的經驗。學成歸國後，拉維斯陸續出版《普魯士歷史研究》(1879)、《論德意志帝國》(1881)、《德意志三皇》(1888)、《青年時期的腓特烈大帝》(1891)等論著，從多個角度分析普魯士如何逐步獲取霸權，統一德意志並躋身歐洲強國之列。拉維斯還幾度重返德國考察，他深感於德國蓬勃發展的社會經濟，呼籲法國“必須努力，必須做出巨大努力”。<sup>⑪</sup>在對德國歷史的深入研究中，拉維斯注意到，德國歷史學家蘭克(Leopold Von Ranke)、聚貝爾(Heinrich von Sybel)、特賴齊克(Treitschke)、蒙森(Theodor Mommsen)等，面對長期處於民族分歧和政治分裂中的祖國，將歷史研究與民族命運緊密關聯，致力以史育人，通過歷史教育向民眾灌輸德意志民族情感和國家意識，為普魯士統一德意志打下了思想基礎。這一認識無疑為本來就抱有強烈經世致用思想的拉維斯照亮了前進的方向，他放下已經頗有建樹的德國史研究，轉而研究法國史，並將目光投向面向廣大國民的初等教育，<sup>⑫</sup>致力為法蘭西民族的復興和國家的崛起盡史家之責。

然而，在政治上，拉維斯在很長一段時間仍忠於帝制。直至 1877 年 2 月 18 日，他還致書廢皇太子，敦請其復辟帝國。不過，次年 4 月 30 日，他在一封書信中雖然仍表示“根本不相信共和國能夠長久”，但卻開始流露出對帝制的失望：“以前，我認為唯有帝國能夠替代共和國。現在，我不這樣認為了。”<sup>⑬</sup>拉維斯在政治上表現保守和猶疑，而共和派卻始終銘記普法戰爭的恥辱，將法國戰敗的一個根本原因歸咎於國民教育的落後，確立了普及並改革國民教育，以廣開民智，進而實現立國、興國和強國大計的執政綱領。1879 年 1 月，共和派最終戰勝君主派，掌握了議會、內閣和總統各級權力後，即於次月任命茹爾·費里(Jules Ferry)擔任教育部長，開始全面改革國民教育。費里尤其重視初等教育改革，視之為“最偉大的社會改革”和“最重要、最持久的政治改革”，<sup>⑭</sup>提出要通過教

育,將“一個統一的法國”的觀念根植於共和國未來公民頭腦中,引導他們為重建“一個偉大的法國”而奮鬥。<sup>⑤</sup>為了培養法蘭西國族成員和公民,1881年和1882年,第三共和國先後頒布免費初等教育法和義務初等教育法,並首次將公民教育列為初等學校必修課程,重點開展民族認同和國家認同教育。與此同時,共和政府投入大量資金興建學校。1882年7月,費里曾不無自豪地宣布:“教育部已經變成一個名副其實的學校製造工廠,平均每天建成3間小學或班級。我們建學校的速度和麵包師做麵包的速度一樣快。”<sup>⑥</sup>到1900年,法國男、女文盲比率分別下降至4.3%和6.3%,<sup>⑦</sup>普及初等教育的目標基本完成。第三共和國政府對初等教育的投入以及改革的深度和廣度,在法國歷史上可謂前所未有,因而有了“致力教育的共和國”<sup>⑧</sup>的美譽。同時,共和政府對經濟、軍事等領域也進行了深入改革。在經濟上,共和政府積極開展戰後經濟重建工作,法國經濟從1896年起進入高漲期,主要工業產品增長率甚至超過了英國,與德國比肩。在軍事上,共和政府建立普遍義務兵役制度,重新組建起一支國民軍隊。法國逐步走上了經濟復甦和軍事復興之路。

拉維斯無疑在這一系列改革舉措和成效中,清晰地看到了共和政府推動國家繁榮發展、實現民族復興、重返大國行列的抱負和能力。同時,身為歷史學家的拉維斯,自然深諳政治統一、民族團結、國家穩定對建設並鞏固民族國家的重要性。可以說,拉維斯在共和國的民族復興和國家崛起大計中,找到了抒發和實現自己愛國情懷與教育理想的空間,這推動他逐步修正了政治立場,認同了共和制度,而“致力教育的共和國”也成就了拉維斯的學術研究和法蘭西“民族教師”事業。

從1892年至1922年,拉維斯主編出版27卷《法國史》。這部鴻篇巨制第一部分由18卷《法國史:從起源到大革命》組成,第二部分由9卷《法國當代史:從大革命到1919年停戰》組成。第一部分首卷即為《法國地理圖景》。第二卷《起源、獨立的高盧和羅馬高盧》吸納了米什萊、亨利·馬丁(Henri Martin)、阿梅德·梯葉里(Amédec Thierry)等史學家的主張,將法蘭西民族起源上溯至高盧時期。第四卷上冊《伐盧瓦王朝初期和百年戰爭》明確百年戰爭時期為法蘭西民族史的正式開端。其餘各卷重點記敘歷代君王在擴大和鞏固法國版圖上的貢獻。在第二部分中,法國大革命佔兩卷,執政府和第一帝國合為一卷,復辟王朝和七月王朝各佔一卷,第二帝國則分別與第二共和國和第三共和國前期合併為《1848年革命和第二帝國初期》以及《帝國的沒落和第三共和國的建立》,最後兩卷為第三共和國歷史。

這一謀篇布局體現出編者的三重慎密思考。首先,編者極其重視歷史地理以及國家領土觀念。《法國地理圖景》被置於首卷,引領整部《法國史》在記敘法蘭西民族各個歷史發展階段時,以國土疆域的演變為首要參數,折射出編者建構法蘭西民族國家地域觀念和國土意識的強烈意願。其次,法蘭西民族史的起源和開端分別被定在高盧和百年戰爭時期,而這兩個時期正是法蘭西民族遭遇外族入侵,民族獨立和國土完整受到嚴重威脅的時期。編者通過記敘高盧時期的維爾森吉托利克斯(Vercingétorix)以及百年戰爭時期的貞德(Jeanne d'Arc)、貝特朗·杜·蓋克蘭(Bertrand du Guesclin)等一批民族英雄抵禦外族入侵、救亡圖存的英勇事迹,為法蘭西民族的愛國主義精神奠定了歷史的基礎,同時也確立了以民族英雄史、苦難史和崛起史合力塑造一個偉大而不屈的法蘭西民族形象的敘事基調。第三,共和制度建構史成為貫穿法國現當代史的主線。拉維斯將開啟了共和制度的大革命與奠定了共和制度的第三共和國作為記敘重點,給予它們各自兩卷多的篇幅。第一帝國和第二帝國則分別被處理為第一共和國的尾聲和第二共和國的延續與第三共和國的序幕,獨立成卷的復辟王朝和七月王朝在某種程度上成為共和制度在建構過程中走過的兩段回頭路。這一布局令整部《法國史》無處不閃現編者的現實憂慮和關懷。面對消除戰敗陰影、重鑄國族、建構

國家認同、實現民族復興和國家崛起的迫切需求，以拉維斯為代表的一批學者致力重建法蘭西“民族—國家”歷史敘事，樹立“偉大而不屈”的法蘭西民族形象，重鑄法蘭西民族歷史文化共同體和政治共同體意識，為實現民族復興和國家崛起大業提供思想助力。

國族情感和國家意識需要每一位國族成員內化於心，才能外化於行，而國民教育無疑是達成這一願景的一個最有效的途徑，德國的崛起已是明證。拉維斯尤其呼籲法國學界向德國學界學習，重視國民基礎教育，切勿因初等教育是最低級別的教育而“忘記小學”，而應當認識到初等教育的對象是“農民和工人的兒子”，是“法國人數最多的群體”，是民族和國家的基礎。<sup>①</sup>他還教誨索邦大學學生、未來的歷史學者們：“當我們讓一個民族意識到自己的價值和自己歷史的榮光，當深切的愛國情感從高高在上的歷史研究下沉到最底層的民眾心中，我們就為民族的強大做出了貢獻。”<sup>②</sup>他自己也明確表示：“身為巴黎大學教授，我認為自己對我國的小學負有義務……巴黎大學是小學的祖母，而我是這個家庭的祖父。”<sup>③</sup>拉維斯從兩方面踐行了自己的教育主張。他一方面出版一系列思考初等教育問題的論著，如《索邦大學歷史教育與國民教育》（1882）、《國民教育問題》（1885）、《關於我們的學校》（1895）以及《初等學校歷史教育》（1912）等，反復強調在初等學校開展愛國主義教育對建立並鞏固法蘭西民族共同體、實現民族復興和國家崛起的重要性，要求學校必須讓學童“了解、看到並激發美好而強烈的愛國情感”<sup>④</sup>，在學童的頭腦中“銘刻我們光榮的民族史的鮮活記憶”，將他們培養成為“具有強烈責任感的公民和熱愛軍旗的士兵”<sup>⑤</sup>；另一方面，拉維斯還親自執筆為初等學校學生編寫了一系列歷史、語文以及道德與公民教育教科書，廣為學校採用，其中尤以系列歷史教科書最受歡迎。與此同時，拉維斯還持之以恆地對這些教科書進行修訂和更新，推出修訂版和新版，堪稱大師編小書的傑出代表。

## 二、編小書以鑄國族

拉維斯的法蘭西“民族教師”的美名，得之於他為初等學校編著的系列歷史教科書在建構法蘭西民族國家集體記憶、鑄造國族精神上發揮的重要作用。自1876年起，拉維斯開始出版系列初等學校歷史教科書。1876年，《法國史預備課程》和《法國史第一學年課本》出版，分別供初級班和中級班學生使用；1883年，《法國史故事集與對話錄》和《法國史第二學年課本》出版，分別供初級班和高級班學生使用。在1882年至1895年間，拉維斯多次對這幾部教科書進行修訂。1912年和1913年，拉維斯又先後推出兩部全新的《法國史中級班課本》和《法國史初級班課本》。

這一系列歷史教科書均以法蘭西民族國家的構建和統一進程作為敘事主線，尤其注重正面書寫法蘭西民族英勇抗擊外族強敵但卻不幸落敗的歷史。拉維斯濃墨重彩地記敘維爾森吉托利克斯、貞德等民族英雄抗敵救國的英勇事迹，肯定維爾森吉托利克斯不畏強敵、捨己救人的壯舉“保全了高盧的榮譽”；強調貞德的英勇行為令英軍也心生敬畏，要求教師在講完貞德故事後，必須帶領全體學童高呼“法國萬歲”。<sup>⑥</sup>普法戰爭對法國的重創更是令拉維斯痛心疾首：“從那糟糕的一年起，我一刻也未放棄過心中的希望和信心。我不知疲倦地向無數的孩子強調過這一希望和信心。我曾經說過，而且還在不斷地重複說，我們對那些失去的省份永遠負有責任。斯特拉斯堡的塔尖從未從我的眼中消失。它一直在那，孤獨的身影高聳入雲，向我呼喚：‘我是斯特拉斯堡，我是阿爾薩斯，我在呼喚你，我在等待你’。”<sup>⑦</sup>1914年2月1日，拉維斯在《巴黎雜誌》上刊文，再度談及阿爾薩斯和洛林失地之痛：“對我們而言，阿爾薩斯和洛林之痛，猶如截肢之痛。”<sup>⑧</sup>拉維斯在教科書中使用大量篇幅頌揚普法戰爭中英勇抗敵的軍民，並在法國地圖上用陰影突出“被佔據”的阿爾薩斯和洛

林,教導學童必須“熱愛先輩為之浴血奮戰並使之偉大的祖國”,必須銘記“一個民族的義務就是抗擊侵犯其領土的敵人,直至最後一絲力氣”。<sup>②</sup>“為了收回被德國奪去的土地,我們必須成為好公民和好戰士。孩子們,你們必須永遠記住,當你們年滿 20 歲時,當你們手握武器時,你們必須是勇敢堅毅的戰士。”<sup>③</sup>通過這種獨特的、雖敗猶榮式的愛國主義教育,拉維斯塑造了一個愛國、忠勇、偉大而不屈的法蘭西民族形象,引導可塑性極強的學童通過學習一個個生動鮮活的民族英雄榜樣,建立對法蘭西民族和國家的感性認知,並對歷經苦難但始終昂首屹立的祖國心生崇敬,進而自覺認同法蘭西民族和國家,以身為這個偉大國族的成員而自豪。

拉維斯對共和制度從抵觸到接受的政治態度的轉變,則從教科書各修訂版中顯露出來,其中最明顯的標誌,就是他逐步修正了對大革命的負面評述,同時不斷增加正面記敘共和國的內容。《法國史第一學年課本》1876 年版將處死路易十六的事件定性為一件“令人悲痛的事”;1884 年版開始批評外逃貴族和旺代叛亂者,斥責他們為“背叛法國的罪人”,並首次將處死國王一事歸因為國王陰謀引外敵入侵法國;1895 年版更是態度鮮明地將路易十六定罪為“叛國者”,肯定處死國王之舉是“正確的行為”。另外,1876 年版嚴厲批評大革命的暴力行為,但卻絲毫不提“祖國在危難中”這一著名口號。1884 年版雖然仍批評革命暴力,但開始引導學童注意當時“祖國在危難中”,從而含蓄地肯定大革命時期的非常之舉有其合理性,同時還增添了對聯盟節、瓦爾密大捷等大革命標誌性事件的記敘。在 1895 年版中,拉維斯還配上展現共和二年戰士風采的插圖,讚譽“我們年輕勇敢的戰士充滿必勝的信念,因為他們無比熱愛我們的祖國——法國……他們戰勝了一切苦難和危險,為保衛祖國和共和國浴血奮戰”。同時,他向學童強調,“只有穩定的政府才能有持續的執政綱領和行動來保障民族的偉大和繁榮”,共和國實施普選制度,“每個法國人都可以通過投票來表達自己的觀點,我們國家沒有理由再遭受動亂的折磨而導致國力衰微了”。他還專門為該版教科書撰寫了新前言《致小學生》,以簡單明了的語言向學童展示共和制度相對於王政的優越性:“一百年前,法國由一個國王統治。今天,它已經是一個共和國了,法國人自己治理自己。”<sup>④</sup>此外,1895 年出版的《新版法國史與世界史第二學年課本》也加大了記敘聯盟節的篇幅,高度讚譽聯盟者的民族團結精神,並增添了對共和二年軍隊的記敘,強調“在三年間,共和國為祖國做出的貢獻超過了弗朗索瓦一世、亨利四世、路易十三和路易十四”。同時,拉維斯肯定“大革命在法國人心中種下了對正義、平等和自由的愛”,而將革命暴力歸咎於羅伯斯庇爾的個人野心。<sup>⑤</sup>

這一系列歷史教科書一經推出便大獲成功,成為最受初等學校歡迎的歷史教科書。截至 1922 年拉維斯去世之年,《法國史預備課程》再版 130 次,《法國史故事集與對話錄》再版 40 多次,《法國史第一學年課本》和《法國史第二學年課本》分別再版 120 次和 110 次,最後出版的《法國史中級班課本》和《法國史初級班課本》也分別再版 19 次和 17 次。<sup>⑥</sup>第三共和國教育部初等教育分部部长費爾迪南·比松(Ferdinand Buisson)曾激動地致書拉維斯,讚譽其歷史教科書為“真正的民族歷史”。<sup>⑦</sup>法國學界則親切地稱之為“小拉維斯”,以區別於拉維斯主編的 27 卷《法國史》巨制。

筆者認為,“小拉維斯”的巨大成功得益於多方面原因。首先是拉維斯本人的學術素養和聲譽。其次,“小拉維斯”致力建構“偉大”、“光榮”的法蘭西民族史,這既符合左右翼政黨對“祖國”和“民族”的共同訴求,<sup>⑧</sup>也回應了時人對學校育人立國的熱切期盼。第三,“小拉維斯”未受到法國近代兩次“教科書戰爭”的影響,得以在公立和私立學校廣泛使用。1883 年和 1909 年,法國天主教會先後宣布禁止天主教徒使用部分歷史、語文以及道德與公民教育教科書,挑起波及全國的“教科書戰爭”。教會抨擊這些教科書全盤否定舊制度,一味貶低教會,但卻刻意淡化革命暴力等共和

國的負面事件,是“帶有偏見的政治論著”。法國各地均出現神甫指使學生家長拒絕使用甚至焚燒被禁教科書的事件。<sup>93</sup>而拉維斯則未像部分被禁教科書作者那樣,高調宣稱自己秉承“世俗”精神編寫教科書<sup>94</sup>,記敘“人民解放史”<sup>95</sup>，“不是共和派就不是好法國人”<sup>96</sup>。同時,拉維斯對舊制度、大革命和共和制度都做出相對客觀的評述:他雖然批評王政專制,但也肯定歷代君王在促進法蘭西民族統一、國土統一和政治統一上的貢獻;他雖然支持大革命與共和制度,但也批評革命恐怖等極端政策。另外,拉維斯還肯定宗教戰爭在歷史上對法國國土統一和民族統一起過的積極作用。拉維斯這一相對客觀的立場,使得“小拉維斯”未遭教會封禁,不致引起部分學校的顧慮而遭棄用。

總體來看,“小拉維斯”可以說是 27 卷《法國史》的高度濃縮版和大眾普及版。“小拉維斯”在法國初等學校通用了 70 多年,一直使用至 20 世紀 50 年代,成為法國初等學校最經典的歷史教科書,法國近現代初等學校以建構民族國家歷史敘事為中心的歷史教育觀也因此奠定。在此期間,初等教育是法國絕大多數普通民眾接受的全部教育,學校歷史教科書可以說是他們獲取法國歷史知識的主要來源。從這個角度來看,相對於學術性強而讀者面窄的史學論著,“小拉維斯”在幫助法國民眾建構關於法蘭西民族及共和制國家的“常識”,培養民眾的國族與國家意識上,無疑起了更為關鍵的作用。也正因此,1933 年,為紀念這位為法國歷史教育做出卓越貢獻的歷史學家,巴黎市將第 12 區的一條街道命名為“埃爾內斯·拉維斯街”。2013 年,在《法國史初級班課本》出版百年之際,阿爾芒·科蘭出版社致敬拉維斯,出版《高盧至今的法國史初級班課本》,其中當代歷史部分由歷史學家迪米迪·卡薩里(Dimitri Casali)以第二作者身份續寫。

### 三、餘論

在法國,19 世紀下半葉以降,法蘭西民族史研究出現繁榮景象。時人對民族史研究的熱忱,可以說是內外因綜合所致。就內因而言,大革命後,長期激烈的政體之爭,將法蘭西民族時刻置於分裂的威脅之下。時人深刻認識到,政治共同體的構建,應當與民族共同體的構建同步進行,政治認同應當與民族認同互為支撐,國族塑造問題因而成為政治的中心問題,也引起學界的高度關注。從外因來看,普法戰爭對法國的重創,空前激發了法蘭西民族危機感,推動法國民族主義思潮和運動不斷高漲。國恥當前,愛國學人無不以民族復興和國家崛起為己任,史家則視重建法蘭西民族史以助力民族國家的構建與鞏固為一項時代使命,拉維斯便是其中的傑出代表。

拉維斯的宦海沉浮和學術研究經歷,使他對“祖國”和“民族”這兩個極具向心力的概念在民族國家構建過程中所能煥發的巨大動力,有着更為深切的領悟,他的學術研究和教育事業因而呈現出強烈的鑄造國族和建構國家集體記憶的特點。也正因此,拉維斯雖然最終接受了共和制度,但始終將“祖國”和“民族”置於特定的政治制度之上,對各種政治意識形態紛爭持迴避態度,不願看到法國人民因政見分歧而分裂,進而影響民族復興和崛起大業。無論是在宏大厚重的《法國史》,還是在簡明便攜的“小拉維斯”中,拉維斯都在著力塑造一個偉大、愛國、不屈的法蘭西民族形象,引導國民建立對民族和國家的認同。“小拉維斯”作為大眾歷史教育載體,影響面無疑更為廣大。當然,歷史並非第三共和國學校中唯一承擔起鑄造國族重任的學科。事實上,第三共和國學校建構起一個多學科滲透的公民教育體系,各個學科都基於自身的學科特點,積極開展民族認同和國家認同思想教育。歷史證明,拉維斯等大批學界和教育界人士在育人立國上做出的努力是卓有成效的。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法國社會各界和各階級積極響應政府“保衛祖國”、“保衛法蘭西”的口號,摒棄政見、黨派、宗教和階級分歧,結成法蘭西全民族的“神聖聯盟”。1914 年 8 月 10 日,《人道報》記

錄下民眾踴躍參軍的情形：“成千上萬的熱血青年毫不猶豫、毫不畏懼地離開家人，應徵入伍，將生命獻給危難中的祖國。”<sup>⑧</sup>婦孺老弱也在後方承擔起生產活動以及傷病人員的救助工作，以支持前方戰事。勒爾-盧瓦省聖盧村 17 歲的少年格拉度，在日記中記載了全體村民積極響應政府在 1914 年 8 月 6 日發布的《告法國女公民書》，合力完成夏收工作的情形：“所有女人、小孩、老人，所有人都去收割小麥了。收完了自家麥子的人就去幫別人，我們把所有的麥子都收完了。”<sup>⑨</sup>此情此景，與 40 多年前普法戰爭期間反戰、厭戰甚至通敵的那一代仍游離於法蘭西民族共同體之外的民眾，形成鮮明的對比。可以說，法蘭西第三共和國學校大力開展的民族認同和國家認同教育，在很大程度上織就了安東尼·D·史密斯(Anthony D. Smith)眼中民族個體成員應該感受到的“深切的團結紐帶”，成功地引導了民族成員積極主動地去在“所有本民族的重要事務中聯合行動”<sup>⑩</sup>。

不過，拉維斯及其一代史家高度強調史學的社會政治功能，以建構國家記憶為史學研究和教育的主旨，在史料的收集、組織和詮釋中，呈現出直接服務當下社會政治需求的明顯傾向。20 世紀 50 年代末以來，法國新一代史學家開始質疑這一過度工具化和政治化歷史研究和教育的範式，主張解構民族神話，“拉維斯主義”日漸“退隱”。<sup>⑪</sup>法國史學研究熱點轉向地方化和個別化的記憶敘事，出現一種去民族國家意識的“逆向認同”，歷史教育也逐漸放棄了民族國家構建的敘事主線，轉而採取專題式教育，這在某種程度上造成歷史知識的碎片化。部分政界和學界人士對這一動向持警惕態度，擔心其有削弱法蘭西民族共同體意識的危險。歷史學家諾拉就強調，拉維斯的著作“記敘了一個偉大的、歷史性的民族構建時期，這一歷史敘事是無法被超越的”，當代法國人有必要繼續研習拉維斯的著作。<sup>⑫</sup>尤其是 2015 年以來，法國發生系列恐襲事件，其中主犯不乏法籍者，引起法國社會深刻反思法蘭西民族共同體和共和理念的社會基礎，政界和學界均呼籲“共和國的學校”繼續擔當起鑄牢法蘭西民族共同體意識、傳播共和國價值觀的重任。不容置疑的是，當今國際社會的種種風譎雲詭，都在凸顯一個事實：即便在全球化已縱深發展的今日，無論西東，民族歷史文化共同體和政治共同體的鞏固和維繫始終是國之要事，各個國家的“民族教師”們依然任重道遠。

---

①⑩⑬⑮ Pierre Nora, “Lavis, instituteur national”, Pierre Nora, eds., *Les lieux de mémoire I, La République*, Paris: Gallimard, 1984, p. 247; p. 251; p. 253; p. 260.

②⑨ Ernest Lavis, *Souvenirs*, Paris: Calmann-Levy, 1988, p. VIII; p. 284.

③ Christian Amalvi, “De Vercingétorix à Astérix, de la Gaule à De Gaulle, ou les métamorphoses idéologiques et culturelles de nos origines nationales”, *Dialogues d'histoire ancienne*, 1984, No. 10, pp. 285-318.

④ Jean-Yves Mollier, “Le manuel scolaire et la bibliothèque du peuple”, *Romantisme*, 1993, No. 80, pp. 79-93.

⑤⑲ Olivier Dumoulin, “Les noces de l'histoire et de la géographie”, *Espace Temps*, 1998, No. 66, p. 8.

⑥⑳ Jean Leduc, *Ernest Lavis, l'histoire au coeur*, Paris: Armand Colin, 2016, p. 82.

⑦⑳ Etienne Bourdon, *La forge gauloise de la nation Ernest Lavis et la fabrique des ancêtres*, Paris: ENS Editions, 2017, p. 16.

⑧ Jules Michelet, *Le peuple*, Paris: Hachette et Paulin, 1946, pp. 269, 275.

⑪ Claude Digeon, *La crise allemande de la pensée française 1870-1914*, Paris: PUF, 1959, p. 345.

⑫ 在法國，直至 20 世紀 20 年代末，初等教育是廣大普通民眾接受的全部教育的狀況才開始改變。1930 年 4 月 16 日法規定中等教育實施免費教育，1959 年 1 月 6 日法令規定從 1967 年起將義務教育延長到 16 歲。統計顯示，1954 年法國 11~17 歲青少年入讀中學的比例為 35%，到 1962 年已提升至 49.3%。參見 Antoine Prost, *L'Histoire de l'enseignement en France 1800-1967*, Paris: Armand Colin, 1968, p. 440.

- ⑭ Louis Capéran, *Histoire de la laïcité républicaine*, Paris: Nouvelles Editions Latines, 1961, p. 2.
- ⑮ Odile Rudelle, *Jules Ferry La République des citoyens*, T. I, Paris: Imprimerie nationale, 1996, p. 124.
- ⑯ Jean-François Chanet, *L'école républicaine et les petites patries*, Paris: Aubier, 1996, p. 58.
- ⑰ Maurice Gontard, *L'œuvre scolaire de la Troisième République. L'enseignement primaire en France de 1876 à 1914*, Paris: Les Belles Lettres, 1959, p. 88.
- ⑱ Claude Lelièvre, *Jules Ferry, la République éducatrice*, Paris: Hachette, 1999.
- ⑲⑳ Ernest Lavissee, *Question d'enseignement national*, Paris: Armand Colin, 1885, p. XXIV; pp. 208-210. 法國蒙彼利埃師範學院教育史研究中心館藏資料, 編號:17101。
- ㉑ 1883年, 拉維斯在索邦大學的開學演講。轉引自 Jean Leduc, “Pourquoi enseigner l'Histoire? La réponse d' Ernest Lavissee”, *Histoire@Politique*, 2013/3, No. 21.
- ㉒ Ernest Lavissee, *A propos de nos écoles*, Paris: Armand Colin, 1895, p. 7. 法國蒙彼利埃師範學院教育史研究中心館藏資料, 編號:13321。
- ㉓ Ernest Lavissee, *Récits et entretiens familiers sur l' Histoire de France*, Paris: Armand Colin, 1893, p. 15; p. 116. 法國蒙彼利埃師範學院教育史研究中心館藏資料, 編號:5。
- ㉔ Ernest Lavissee, *La deuxième année d'Histoire de France et d' Histoire générale*, Paris: Armand Colin, 1894, p. 292. 法國蒙彼利埃師範學院教育史研究中心館藏資料, 編號:5336。
- ㉕ Ernest Lavissee, *La première année d'Histoire de France*, Paris: Armand Colin, 1876, p. 215. 法國蒙彼利埃師範學院教育史研究中心館藏資料, 編號:130。
- ㉖ Ernest Lavissee, *La nouvelle première année d'Histoire de France*, Paris: Armand Colin, 1895, p. 177; p. 249. 法國東比利牛斯省檔案館資料, 編號:1J430/9。
- ㉗ Ernest Lavissee, *La nouvelle deuxième année d'Histoire de France et d' Histoire générale*, Paris: Armand Colin, 1895, p. 175. 法國蒙彼利埃師範學院教育史研究中心館藏資料, 編號:1640。
- ㉘ Suzanne Citron, *Le mythe national: L'histoire de France revisitée*, Paris: Les éditions ouvrières, 2008, p. 28.
- ㉙ 1879年6月26日, 費里在眾議院指出, “對祖國的崇拜”是一種“沒有反對者的崇拜”。參見 Claude Lelièvre, “Jules Ferry: des repères brouillés”, *Communications*, 2002, No. 72。
- ㉚ 關於這兩次教科書戰爭, 詳見曾曉陽:《試析法國近代兩次“教科書戰爭”》, 北京:《世界歷史》, 2010年第5期。
- ㉛ Aulard and Debidou, *Histoire de France*, Paris: Cornély, 1902, p. 1. 法國蒙彼利埃師範學院教育史研究中心館藏資料, 編號:8454。
- ㉜ Gauthier and Deschamps, *Histoire de France*, Paris: Hachette, 1910, p. 140. 法國東比利牛斯省檔案館資料, 編號:1J630/6。
- ㉝ Jules Steeg, *Instruction morale et civique*, Paris: Nathan, 1882, p. 137. 法國蒙彼利埃師範學院教育史研究中心館藏資料, 編號:9860。
- ㉞ Georges Dupeux, “La IIIe République, 1871-1914”, Georges Duby, eds., *Histoire de la France des origines à nos jours*, Paris: Larousse, 1995, p. 761.
- ㉟ Jean-Pierre Housnel, *Histoire des paysans français du XVIIIe siècle à nos jours*, Paris: Horvath, 1976, p. 401.
- ㊱ 安東尼·D·史密斯:《民族主義:理論、意識形態、歷史》, 葉江譯,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1年, 第29頁。
- ㊲ 黃艷紅:《“拉維斯主義”的退隱:法國記憶史研究一瞥》, 北京:《史學理論研究》, 2012年第3期。
- ㊳ Pierre Nora, “Pourquoi lire Lavissee aujourd'hui”, Pierre Nora, *Présent, nation, mémoire*, Paris: Gallimard, 2011, p. 193.

作者簡介:曾曉陽, 中山大學外國語學院教授, 博士。廣州 510275

[責任編輯 陳志雄]